

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
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
故國東來渭水流。一作行人莫問前朝事，渭水東流

京口閑寄京洛友人

吳明一作吳昔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

浮沉無計，東流一罇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一作龍關楚江樓。

羅秀才

曾醉一作歌日正遲，醉中相送易。一作須前期橘花滿地

人亡後，一作柔連天鴈一作客過時。琴倚舊窗塵漠漠，

橫新塚草離離。河橋酒熟平生事，更向東流奠一卮。

冬日登越王臺懷歸

晚唐诗歌格局中的

许浑创作论

罗时进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晚唐诗歌
格局中的许浑创作论

罗时进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5-765-X/I·667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02)

序

錢仲聯

昔在鉅唐，詩道隆盛。武德至貞觀，
標格漸高，開元天寶之際，已拓遠境。李杜
之闡辟縱橫，渾涵汪洋，推激風騷者，特
傑出於其間。大曆以下，或圓潤清幽，或
奧博古崛，或精豔華藻，大江九派，流
分潮涌，不遵一軌，愈變而愈奇。乃若玉溪
樊川，飛卿、丁卯、溫靈諸家出世，纂緒造端
論瀾復變，聲情格調不必趨同，各異風貌。
可知唐詩之盛，在一代而非一時，故能呈眾
流入海之鉅觀。然自初盛中晚之說出，晚
唐詩人倍受排斥，丁卯最蒙訾詆，不公孰
甚。夫三百年之詩，各有神髓，各有氣候。
聲色界分，強判妙悟與二乘、正宗與羽翼，

“俾唐人之面目，蒙幕於千載之上，而後人之心眼，沉錮於千載之下，甚矣，詩道窮矣”，此虞山牧齋所以興歎也。至于丁卯之詩，雖非李唐之瑰璋，然瞻麗精嚴，有骨有韻，於晚唐風會中特為振拔。雖不能盡愜於人人，然世人尊仰之者亦匪少。後蜀韋莊譽為明珠，南宋放翁許為傑作，元代以降，希風丁卯者夥頤。治唐詩，焉能不予究心？

門人羅君時進，從余為博士研究生。君研習唐詩有年，撰述至豐，乃好深思，並多創解者。其於丁卯詩用心探討，累十餘年，志趣未減。頃者以所著《晚唐詩歌格局中的許渾創作論》囑余引咍。余讀一過，知其所論，以知人論世為宗，亦考亦論，

頗能發覆鈞玄。許渾身世湮沒不彰，若
不予考索，終難明其脈絡。此著詳考生
平、廣交文游，細辨文心，並甄辨重出互
見於他集者，鈞沈散佚詩篇，由此闡論
許渾為晚唐有轉閼意義之傑出詩人，言
必有據，令人信服。治學之道，自當將前
賢所論，了然于心。然不為所囿，方能突過
前人，發為堅實之新說，是能臻此境界，可
謂毫髮無遺恨。丁卯於千年之後得一真知己，
文學史中此一空白可填補矣。余每對門生言，
所謂學者，當且博且專。羅君富於青春，其造
詣且將浩無涯涘，壽世傳世之作，層出不窮，
豈徒使余等學老眼，興“譬如積薪，後來居上”
之歎乎！歲在戊子，孟冬之月，虞山錢仲聯序。
時年八十有九。



序

钱仲联

昔在钜唐，诗道隆盛。武德至贞观，标格渐高，开元天宝之际，已拓远境。李杜之闳辟纵横，浑涵汪茫，推激风骚者，特杰出于其间。大历以下，或圆润清幽，或奥博古崛，或精艳华藻，大江九派，流分潮涌，不遵一轨，愈变而愈奇。乃若玉溪、樊川、飞卿、丁卯、蘊灵诸家出世，纂绪造端，沧澜复变，声情格调不必趋同，各具风貌。可知唐诗之盛，在一代而非一时，故能呈众流入海之钜观。然自初盛中晚之说出，晚唐诗人倍受绌斥，丁卯最蒙訾诋，不公孰甚。夫三百年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厘为界分，强判妙语与二乘、正宗与羽翼，“俾唐人之面目，蒙幕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沉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穷矣”，此虞山牧斋所以兴叹也。至于丁卯之诗，虽非李唐之珪璋，然赡丽精严，有骨有韵，于晚唐风会中特为振拔。虽不能尽惬于人人，然世人尊仰之者亦匪尠。后蜀韦庄誉为明珠，南宋放翁许为杰作，元代以降，希风丁卯者夥颐。治唐诗，焉能不予究心？

门人罗君时进，从余为博士研究生。君研习唐诗有年，撰述至丰，乃好深思，并多创解者。其于丁卯诗用心探讨，累十余年，志趣未减。顷者以所著《晚唐诗歌格局中的许浑创作论》嘱余引喙。余读一过，知其所论，以知人论世为宗，亦考亦论，颇能发覆钩玄。许浑身世湮没不彰，若不予考索，终难明其脉络。此著详考生平，广及交游，细辨文心，并甄辨重出互见于他集者，钩沉散佚诗篇，由此阐论许浑为晚唐有转关意义之杰出诗人，言必有据，令人信服。治学之道，自当将前贤所论，了然于心。然不为所囿，方能突过前人，发为坚实之新说。是著能臻此境界，可谓毫发无遗憾。丁卯于千年之后得一真知己，文学史中此一空白可填补矣。余每对门生言，所谓学者，当且博且专。罗君富于青春，其造诣且将浩无涯涘，寿世传世之作，层出不穷，岂徒使余摩挲老眼，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之叹乎！岁在丙子，孟冬之月，虞山钱仲联序，时年八十有九。

目 次

序	钱仲联	[1]
引 论 许浑，晚唐诗歌格局中独树一帜的杰出诗人		[1]
第一章 贵族后裔，风流已远：许浑的世系与籍贯		[9]
一 “圉师之后”		[9]
二 占籍丹阳		[14]
第二章 艰难蹉跎的入仕之路：贞元至长庆时期的许浑		[20]
一 生年考证		[20]
二 客游苏州		[24]
三 初游越中		[26]
四 移家荆湘		[30]
五 北上塞垣		[34]
第三章 徘徊于江湖魏阙之间：宝历至咸通初年的许浑		[43]
一 东堂折桂		[43]

二	南海人幕·····	[47]
三	宦游宣州·····	[56]
四	两莅察院·····	[60]
五	刺睦守郢·····	[71]
六	卒年考证·····	[80]
第四章	江南仲蔚多情调：许浑的隐逸诗·····	[86]
一	晚唐隐逸之风的历史继承与发展·····	[87]
二	忧患与苦痛中的精神乐园·····	[91]
三	许浑隐逸诗的艺术风韵·····	[95]
第五章	大能感慨许丁卯：许浑的咏史怀古诗·····	[101]
一	咏史怀古诗发展的简要回溯·····	[102]
二	许浑咏史怀古诗的思想内蕴·····	[106]
三	许浑咏史怀古诗的艺术特征·····	[110]
第六章	尽我离觞任晚潮：许浑的送别诗·····	[118]
一	唐代送别诗创作繁兴的原因·····	[118]
二	许浑送别诗所表现的离别现象和情感·····	[123]
三	许浑送别诗的意象和审美趣味·····	[128]
第七章	江南江北路悠悠：许浑的纪行诗·····	[134]
一	许浑纪行诗中的自我形象·····	[134]
二	许浑纪行诗中的人情美·····	[138]
三	许浑纪行诗的风物美·····	[143]
第八章	仿佛故巢迷碧水：许浑诗的泽国情调·····	[152]
一	“许浑千首湿”所体现的滋润淡逸的艺术特色 ·····	[153]
二	“许浑千首湿”与水原文化底蕴·····	[156]
三	“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	[162]

第九章	万里山川半旧游：许浑交游考论 ·····	[176]
一	许浑交游概观·····	[177]
二	许浑与杜牧·····	[211]
第十章	一编鼻祖晚唐诗：许浑诗的典型意义 ·····	[228]
一	许浑心态·····	[229]
二	许浑诗格·····	[233]
三	许浑气体·····	[237]
四	许浑风致·····	[242]
五	结论短语·····	[246]
第十一章	学者唯多宗郢州：许浑诗的影响 ·····	[250]
一	后山“举俗爱许浑”说探微·····	[251]
二	宋代“举俗爱许浑”流风推迁·····	[253]
三	《瀛奎律髓》对许浑的态度及其影响·····	[257]
四	许浑诗在明代的沉浮·····	[260]
五	清代许浑诗在更广泛层面上被认同·····	[266]
附录一	《丁卯集》与《樊川集》等各本重出互见 诗考辨 ·····	[273]
附录二	许浑诗补遗 ·····	[294]
后记 ·····		[300]

引 论

许浑，晚唐诗歌格局中 独树一帜的杰出诗人

将唐诗发展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始于严羽而成于高棅，由此形成了唐诗研究中的一个学案。气脉相贯的唐诗能作截然划分吗？各个时期的“气象”、“言语”果真是那样“分明”吗^①？当钱谦益^②、金圣叹^③、薛雪等作出驳难的时候^④，人们感到了极富睿智的诗人卓见和极其通达的学人气度。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四唐划分在唐诗学术史上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实际上未能跳出这个圈定，甚至明清两代诗歌的发展鲜明或潜隐地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因此，当我们今天试图重新去认识唐代诗歌发展中宏观的和微观的各种问题，并力求达到较为深入的境界时，还不得不回到这一在唐诗学术史上占支配地位的话语系统中，恐怕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唐诗研究过去的活动状态进行切实的思考，最终走出“围城”。

认真思考一下，四唐分期理论最大的失误并不在于设置的形式，而在于对相互之间关系的认识。其实，正确解释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内部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即使唐诗发展可分为四期的话，其间的关系大致可比喻如一首完整诗歌的起、承、转、合，只不过“承”的环节是一个辉煌的大发展。但一旦以“初、盛、中、晚”为名，这就包含和延伸出多少理解与误解。最大的误解是有“盛”必有“衰”。“盛”作为一种“势”（其它三期都是“时”的概念）的表述，它引导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与“衰”形成对比，这就使大历以后的诗歌，尤其是晚唐诗歌蒙受了太多的非议与诋诃。如“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吴可《藏海诗话》）。“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俞文豹《吹剑录》）。“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二）。“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在多少诗人、学人眼中，晚唐诗工巧精丽于其外，气弱格卑于其内，并无价值，只不过是一片“轰轰隐隐，啾啾喧聒”，“病风丧心”（郝经《与撒彦举论诗书》）的诗坛噪声。

诚然，在唐代最后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政治危机显露，大厦颓坏之势渐成，士子无复开、天之际盛唐人马上功名的壮心，也消弭了中唐人“指病危言，不顾成败”（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的热志，普遍陷入“此生居此世，堪

笑复堪悲”（许棠《写怀》），“侧目不成语，抚心空自伤”（韦庄《重围中逢萧校书》）的失望、无奈、彷徨、悲伤之中。文风关乎世运。这时的诗歌创作的内容与气局发生某些与唐代前期、中期不同的变化，产生不同的诗美形态，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应当客观地评价这种诗美形态。如果仍然以一层不变的“雄浑”、“风骨”之类的审美标准去审度这一时期的诗，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导致总体否定。

那么，晚唐诗歌的价值何在，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呢？一曰情感。龚自珍曾云：“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这里提出了一个评论晚唐诗情感价值的尺度，即考察其是否能够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抒发出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慨。从这一角度看晚唐诗坛，许多作家“内抑郁则外扬为声音”（陆龟蒙《笠泽丛书序》），作品中蕴涵着深刻而痛切的忧患，无论伤时与自伤都能表现出社会走向衰亡时期真实的文人心曲和人格特征，无愧为名家。二曰形式。晚唐诗歌在艺术上已经全面成熟，尤其是艺术形式已臻于完善。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近体诗。尽管我们对唐代古体诗给予很高的评价，也能够同意前人关于“学诗当从古体切入”的一些看法，但却无法否认唐诗之脍炙人口，家弦户诵的许多作品是近体而非古体。换言之，唐代诗歌在广泛的层面上为后代所接受，被化作艺术享受，并成为诗艺发展基点的是唐代近体诗。如果承认了这一点的话，对于晚唐诗人继杜甫之后更全面地推敲和把握近体诗形式的全部要素，使其创作臻于极盛和化境的功绩，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三曰俗化。自中唐起诗歌显露出世俗化的倾向，至晚唐，诗歌“雅化”和“俗化”并行，并相互交融和渗透，其结果是诗之“雅正”的特征虽得以保持，但“俗化”的

趋向却明显加强。“俗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形式向通俗样态靠拢，包括叙事结构的采用，民间口语的吸纳和章法、格律的稳顺。二是内容向市民阶层移位。主要通过加强感性生活的描绘以激发欣赏兴趣。这种俗化倾向既暴露出晚唐诗歌的一些局限和消极因素，同时也在客观上增强了诗歌艺术的可接受性与可摹拟性，显示出文学走向大众、接近生活的必然趋势。

在对晚唐诗歌作出以上分析后，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许浑其人及其创作。在晚唐诗歌的总体格局中，许浑是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并称的，如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云：“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对偶也。”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也将许浑与杜、李、温并举为“晚唐铮铮者”，这是对许浑在晚唐诗坛的基本定位。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实际上，自唐季至清末，许浑始终是晚唐诗人中最受褒贬毁誉、月旦甲乙的一位作家。褒扬者如韦庄《题丁卯诗卷》云：“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陆游《跋许用晦丁卯集》云：“许用晦居于丹阳丁卯桥，故其诗名《丁卯集》，在大中以后，亦可为杰作。”郑杰《丁卯集序》称其“体制严厉，笔力精神”，“诚盛唐之气象，诗家之法程。”贬抑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许浑、郑谷，厌厌有就泉下意。”杨慎《升庵诗话》卷九云：“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黄子云《野鸿诗的》称：“许（浑）、赵（嘏）诸人，专以字句取媚，而气体日趋卑弱。”一个诗人，如果存留了极少的作品，而这极少的作品恰恰又是精品或次品的话，好坏易见，决无必要也决不可能形成歧见纷争，但对于创作丰富且形成了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来说，评论上的歧见总

是难免的，连李白、杜甫尚且如此，更何况许浑呢？争论和聚讼对许浑来说未必不是幸事，它至少证明了《丁卯集》并未被束之高阁，而是在广泛传播着，传播的过程即发生影响的过程，此所谓誉生而谤出，谤生而名随。但综观几近千年的“许浑优劣论”，由于唐代以后许浑的生平事迹不彰，偏爱或私憾者对“许浑”的认识都还不够，故对《丁卯集》的评论总没有对《樊川集》、《樊南集》那样评论得到位。因此，“知人论世”应当是我们今天理解许浑创作的基点。

关于其人，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不应忽视，那就是他生于贞元（闻一多先生将其生年系于贞元七年，我考订为四年）而卒于咸通^⑤。许浑出生时，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戴叔伦授容州刺史，李益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司空曙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幕，而韩愈初应进士试不第，元稹方少年，居凤翔，知勉学。不几年，李贺出生，孟郊入长安与韩愈结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登第，白居易袖诗行卷于顾况^⑥。可见，这正是中唐诗歌创作第一个高潮刚刚结束，第二个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李贺虽晚于许浑，但因春秋不富而成为中唐诗人，许浑虽“少苦学劳心，有清羸之疾（《唐才子传》卷七）并终身抱病，但居然“弯扁担，挑不断”，最后走进了咸通年间，这样就无可争议地归入了晚唐。李贺是幸运的，因为早卒而免于戴一顶“晚唐诗人”的帽子；但许浑又何尝不是幸运的呢？如果生命不永的话，他留下的也许只有一些“无计延春日，可能留少年”（《惜春》）的时序物色诗和“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题愁》）的自伤不遇诗了，而不会有一系列谴责宦官专制之作，让人们看到他的“金刚怒目”；不会有一系列怀古咏史诗，让人们感到他的沉郁悲慨；不会作诗艺的长期推研，让人

们永远品味他的“丁卯诗格”。

许浑在晚唐五代是极受尊重的，这从杜牧对李商隐似不在意而对许浑则充满敬意和友情可以看出^⑦，从韦庄读《丁卯诗卷》后的那份激赏可以看出，也可以从韦穀《才调集》选录其诗颇多这一动向可以看出^⑧。这种尊敬，一方面固然是他在“晚唐诗人”中年辈最老，更重要的是“诗情旧逸群”（张祜《访许用晦》）的影响。许浑是熏陶过贞长之风进入晚唐诗坛的，在“元和体”风行天下之时，许浑作为青年诗人也曾受到直接浸染，这对他形成平易浅切、精丽工巧的诗风产生作用，而鲜明的丁卯诗风的形成又自然对晚唐诗坛产生影响，高棅《唐诗品汇》将许浑律体诗列为“正变”之首，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许浑在历代贬斥晚唐诗的评论者笔下首当其冲地受到批评，比其他晚唐诗人承受了更多的诋诮。

在对唐诗的评价上，钱谦益、叶燮皆不言盛衰之对立，而喻四时之嬗变，如叶氏《原诗·外篇下》云：

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华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这是极其生动和精辟的见解。许浑诗所具有的正是一种独特的